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辛十四娘



I239.87/30

052240

评书《聊斋志异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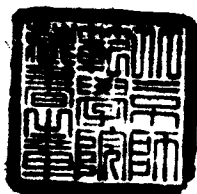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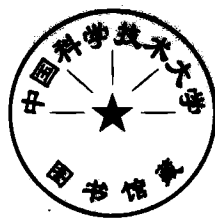
辛 十 四 娘

(外二种)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0890910

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890910

辛十四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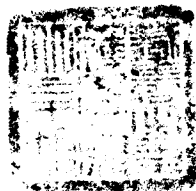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六〇三厂印刷

字数：13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6.75

198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1—82,000

书号：10227·023 定价：0.55元



出版说明

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问世以后，从清末就有艺人编成评书讲述，经过历代艺人续演，留传下来一批不同流派的评书讲述本。这些讲述本大都保留了原著的情节，充实了大量的细节描写，在刻画人物、铺叙故事、运用语言上更富于民间口头文学色彩，有的并对原著有所发展和创造。

《聊斋志异》暴露封建制度的黑暗和官吏、豪强的残暴，大多假托神鬼妖狐故事。在人同“异类”的关系后面，掩盖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。这样用寓言式的曲笔搜神谈鬼，有着民主性的光泽。当然，作者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还不能认识和触及封建制度的本质，看不到改变现实的出路，对某些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（如君权制、一夫多妻制等）也是肯定的。改编的评书本，自然也不能完全脱出原著的局限，这在阅读时是需要注意的。

目 录

辛十四娘.....	齐信英 讲述
	李作霖 整理(1)
促 织	顾存德 讲述
	倪钟之 整理(65)
田 七 郎	刘健卿 讲述
	王鹤龄 整理(105)

辛十四娘

李作霖 整理
齐信英 讲述



今天我说的这段《聊斋》的题目，叫《辛十四娘》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正德年间，河北广平府有个姓冯的秀才，叫冯生，家里爹娘早就故去，只有老管家、书僮和一些仆人陪他度日。这个冯秀才在当地来说，他的名声很大。为什么哪？因为他不但才华出众、相貌惊人，而且他为人性情豪爽、好交朋友。可是这位冯大爷也有个毛病，就是有点不拘小节，好纵饮。什么叫纵饮呀？纵饮，就是好喝酒。他要是一喝上酒哇，就是喝起来没完没了。在他结交的朋友中，和他最得来的要算姓王的秀才。这位王秀才不仅挺能喝酒，论学问也跟冯大爷差不多。他俩没事就在一起，饮酒论文。吟吟诗呀，答答对儿呀，写写文章什么的，哥俩儿是非常的投缘。这一天冯大爷清早起来，又要到王秀才家去饮酒。老管家早的就起来啦，不单照顾冯大爷漱洗已毕，而且把驴也给备好啦。临走时是千叮咛万嘱咐：“大爷，您可要早点回来呀！不是别的，您要是回来晚了，老奴才我可不放心呀！老冯家千顷地就您这么一棵苗啦！另外家里的事也得您做主呀！”冯大爷听了一笑说：“你放心吧！喝完酒我就回来。我走了哪！”冯大爷说着话骑上小毛驴，得儿，笃！小毛驴儿迈开了四条腿儿，嗒、嗒、嗒、嗒走下去啦。

这位王秀才家离冯大爷住的地方挺远，一直地出城。清晨起来城外是路静人稀，初升的太阳照散了稀薄的晨雾，空气格外新鲜，景色更加怡人。冯大爷一边走，一边看道两旁的风景。

猛然间看见，就在这个小道上走过来主仆二人。在前边的是个大姑娘，看样子年纪就是十六、七，大致也过不了一大关，十八岁。身量是中等身材，也不高、也不矮、也不胖、也不瘦。这衣服穿得特别醒目，打老远就看见身穿的大红坎肩啦。红坎肩上绣着各样的团花朵朵，是镶金边走银线。下穿葱心绿的裤子。后边有个姑娘紧紧跟随，一看就知道是个小丫环儿。她俩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拿脚踏路旁的细草，蹣了一脚的露水。两人一边走还一边直瞧自己脚上的水珠。冯大爷一看，当时噗哧一笑，心里说哩，怪有意思的啊！主仆二人这么早，是打哪儿上哪儿呀？这时小毛驴儿嗒嗒嗒嗒走过去了，冯大爷当时也没把这事放在心里。

又往前走了一会儿，就到了王秀才家。王秀才一看冯生来了，非常的高兴，本来哥俩儿好嘛！“哎呀，真不错。你真是按时赴约呀！哈哈哈！”冯大爷说：“是呀，宁失江山不失约会儿呀！哈哈哈！”说着话，早有王家的仆人把毛驴接过去，找个地方拴起来。该喂的喂，该饮的饮，不必细表。他哥俩儿是携手挽腕直奔上房，来到上房分宾主落坐。这时有仆人献上茶来。喝过几杯茶以后，天就不早了，差不多该吃午饭的时候啦。王秀才吩咐一声：“备酒！”话音刚落，酒宴摆了上来。王秀才准备的非常讲究。他根据平常冯大爷喜欢喝什么酒，吃什么菜，今天就预备什么。这菜做的非常美，为了下酒，先上来凉菜四个，外加一个大拼盘。拼盘里放着有酱牛肉、对虾段、海蜇丝儿、松花蛋、炸馓子儿、蜜饯川橘，中间还放着一个刀削的甜萝卜花儿，又好看又可口。热菜预备的更加丰盛，先上来四大盘、四大碗，又上来四压桌。这些菜陆续地往上上。这位冯大

爷本来就爱纵饮，今天又有这么美味的菜，那自然是更加畅饮开怀。喝酒的人毛病大了，喝完酒有好说的、好笑的、有好哭的、好闹的，可也有不说不道溜桌睡觉的。冯大爷喝酒是好聊，说起来就没完。哥俩儿这通聊哇，这酒喝得工夫大去啦！眼看喝到夕阳西下，总算是尽兴而散。王秀才说：“您喝好了吗？”冯生说：“喝好啦！咱们哥俩儿是谁跟谁呀，我能不喝好了嘛！”王秀才说：“不不，我看您还没喝够量。先喝点茶休息休息，晚上咱们哥俩儿还得接着喝。”“哎哟！不行啦！不行啦！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毛病，虽然不说是好酒如命吧，可也是喝上就没完没了。不喝足喽，从不放下酒盅。现在我这酒气儿还没下去哪，怎么呆会儿还喝？再说我从家出来的时候，实不相瞒，我的老管家再三地嘱咐我，让我早点回去。回去晚了怕他不放心，只因我父母早亡，跟随我祖父过活；后来祖父也故去了。现在就跟老管家过日子。您猜怎么着，这老管家就跟我爷爷差不多。不是别的，人家真疼我爱我呀！回去晚了，他确实是不放心。我也得心疼人家呀！他疼我我也得疼他呀！你说对不对呀？得啦！时间不早了，我确实得回去啦！”冯大爷说完话站起身就要走。王秀才边拉边说：“不行，不行，你不能走。”冯大爷说：“不不，我得回去。明天不来后天我准来！虽说你住在城外远点儿，我骑驴来也不算什么。”冯大爷再三的说，人家本家也就不挽留啦。王秀才送出大门以外，冯大爷上了毛驴挥手告别，小毛驴嗒嗒嗒嗒往前走了。

冯大爷今天这酒喝得确实不少，小凉风一吹这酒气儿是直往上撞。“呃！”冯大爷打了一个酒嗝，心里说：真不错，今儿喝得可真痛快呀！走着走着，眼看前边有一座庙宇。虽然说，现

在已经夕阳西下雾海茫茫，可是看得非常清楚，在庙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。平常他也老从这个庙前经过，知道这庙早已荒废了，可今儿怎么庙门口有个大姑娘哇？哎！再一瞧这姑娘，正是今天早晨看见的那个姑娘。他怎么认出来的呢？因为打老远就看见这姑娘身上穿的，最醒目的大红坎肩啦！等冯大爷走在庙门前，这姑娘一瞧冯大爷，噗哧一笑，然后有点害羞一扭脸，转身进庙里去啦。冯大爷当时直纳闷呀！怎么这么好的姑娘在庙里住呀？再说这庙已经多年荒废啦！哎，好！我进庙里瞧瞧去。借着这酒气儿壮胆，当即下了驴，把毛驴拴在庙门口旁边一棵小树上，然后往庙里溜溜达达进去了。他不看还好，一看这庙是断壁残墙，有的僧房也全倒塌了，几个大殿也都破旧不堪啦！院子里长满了多年的杂草。他溜溜达达来到大殿往西边一瞧，有个小跨院，可能还通后边。正要往里走，忽听有人痰嗽一声：“嗯吨！”冯大爷抬头一瞧，打跨院里边走出来一位老人。这老人岁数可不小啦，少说也有七十岁左右了。头上戴古铜色的员外巾，身穿一件古铜色的员外氅，上绣富贵花，脚下穿一双粉底官靴。往脸上一瞧面如古月，两道长寿眉，一对朗目，高鼻梁儿，四方口。打里走出来很客气地问：“这位相公，您到这来有什么事吗？”“我……”冯大爷被这么一问，真蒙着啦。“啊！我没什么事。我是偶然打此经过，没事顺便到里边看看。请问老人家您哪？”“小老儿我也是流离到此，暂时在此安顿家小。相公既然到此，很好，我有山茶当酒，里边请坐！”冯大爷连忙施礼说：“哎哟，不敢，不敢！我又给您添麻烦啦！”老人以礼相待，往里边这么一让，冯大爷就跟着溜达进来啦。拐过来往后走，紧跟着再往西边拐进了一个小院。这个

小院是别有洞天，院子当中是白石铺的甬路，直通上房五间。五间北房是三间明间，两间暗间。一拉溜三间明间，靠东边是一拉溜两暗间。老人家是慢挑帘笼往里让，冯大爷借着酒气儿大大方方走进来了。进屋一瞧，这屋子布置的还真不俗。怎么哪？屋子里桌椅条凳应有尽有，墙上边挂着名人字画、条幅、对联，架几案上摆着各式各样的文物，前边摆着一张硬木八仙桌，一边一把太师椅，桌上放着文房四宝，另外有一个大果盘，里边盛满佛手香元。冯大爷不但感觉这屋子特别雅静，还有一股香味扑鼻。嗯？怎么这么香呀？究竟是芭兰香呀，还是别的什么花香？真闻不出来。老人家是再三让坐，冯大爷当时也就坐下了。两人对坐谈话吃茶，早有个小丫环把茶斟好。“呃！”冯大爷打了个酒嗝，喝了碗茶以后还真觉得挺舒服。“哈哈！老人家，老前辈，请问您贵姓尊称？”老人哈哈一笑：“哈哈……，小老儿蒙叟姓辛。请问相公你……？”“小人姓冯。”“噢，原来是冯相公。久仰，久仰！”冯大爷赶忙站起身来连说：“哎哟，不敢，不敢！”二人落坐之后，冯大爷便说：“哎呀，辛老伯！我今天虽然初到此处，可是乡邻早就传开了，说您有个女儿尚在闺阁之中，还没出嫁，十分钦慕，小人不揣冒昧，特来镜台自献！”什么叫镜台自献哪？就是自己给自己提亲，要娶人家姑娘为妻，给老头作姑爷哪。辛老头一听微微一笑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事……我儿女的亲事，全由拙荆做主，由不得小老儿。来来来，请吃茶吧！”冯大爷这么一听，正不软不硬撞了个钉子。哎呀，真有点意思，你一点不客气呀！合着这事由你老伴做主？干脆我跟你说明了得啦！可是这话我怎么说呀？哎！一眼瞧见桌上摆的有文房四宝。有了，我不说给他写。想到这儿，主

意拿定说：“辛老伯，请把笔墨纸砚借我一用。”辛老头点头应允，冯大爷借着这点酒气儿，把墨研了研。拿起笔来蘸了蘸，大笔一挥，写了一首诗。把诗写完了，墨迹未干就交给了老人。老人接过来一看，当时笑了。噢！“千金觅玉杵，殷勤手自将。云英如有意，亲为捣玄霜。”“哈哈！真是高才，高才！”“过奖，过奖！”老人把这首诗看完以后，又推敲了半天。一扭脸，把诗递给了站在旁边的小丫环。丫环拿到里间屋，工夫不大，出来了。来到老人面前，跟老人在耳旁边嘀咕了几句。这么，这么，这么……。老人听罢点点头说：“哎呀，冯相公，真是招待不周。暂时我跟您告个便，到里间屋去一趟。”“尊便，尊便。”冯大爷独自坐在椅子上，这么一想乐啦。这门亲事呀，甬问就成了。甬说提我这个姓冯的是个名士，就凭我的学问、我的才华，只要一看我写的这首诗，嘿，不但老人点头，而且他们里间屋的人也全都得点头乐意。辛老头进屋工夫可不小，半天才出来。往这儿一坐，照常还是陪着冯大爷吃茶。

冯大爷一瞧，哟，这事怎么啦？给我干搁啦！想到这儿又说了声：“老人家，我这亲事怎么样啊？”“哎呀！冯相公，这事我小老儿的有为难之处哇！我一共有十九个女儿，所有儿女的婚事都是由老朽的拙荆做主。”冯大爷心说，合着你不会说别的，笨木匠就会这么一句（锯）。他借着酒气儿打开天窗说亮话啦：“我不是提别的，说的就是今天早上我碰见的那个。年纪就在十六、七岁，穿一件大红坎肩。另外还带着一个小丫环，在小路上走绣鞋全被露水打湿了的，我说的是那个姑娘。”老人家听完了是直嘬腮帮子，半天不说话，没有明确的答复，屋子里是静悄悄的。可是冯大爷一听，里间屋有一阵阵嘁嘁喳喳

喳的说话声音。究竟讲的什么，一点也听不出来。冯大爷这时酒劲儿往上直撞，这一撞不要紧，胆可就来了。既然是亲事谈不成，我看看这姑娘一下，也算我没白来一趟。想到这儿站起身来，往前一进步，唰！把里间屋的门帘子给掀下来了。哎哟！这帘子一下来不要紧，哗的一下就乱了。里间屋不但有个老太太，还有好几个大姑娘哪。冯大爷不瞧别人，他是专门瞧那个穿红肩坎的姑娘。这姑娘一看冯大爷要进来，吓得是东躲西藏。她想躲又躲不开，臊的不知如何是好。老人在旁边一看，可气坏了。这……，真真岂有此理！这是哪里来的大胆的狂徒？“来人哪！把他给我撤了出去！”这老人一喊可不要紧，外边已有人应声。随着声音，打外边走进来三、四个小伙子，完全是膀大腰圆。叭的一下，把冯大爷给撩倒了，紧接着有拽胳膊的，有拽腿的。把他抬到了屋外悠起来，紧跟着一喊号：“一二三！”柔！叭！好嘛！从墙里头给扔墙外头去啦！这墙外头是杂草丛生，哪儿草长得又厚又密就摔到哪儿啦，真没摔着。冯大爷仰面朝天躺在地上直喊哎哟哎哟！还没容他动身儿，紧跟着就噼哧叭嚓、噼哧叭嚓，砖头、瓦片跟雨点似的砸下来了。嘿！也不知怎么那么巧，砖头也好，瓦片也好，就是打不着冯大爷的脑袋和要命的地方，都在冯大爷身边四外落下来了。虽说是没打着哇，可把冯大爷吓坏了。心里说：哎哟！我的妈呀！这是闹着玩的吗？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。这一出汗不要紧，酒气可就全下去啦！心里也明白了，等砖头瓦块止了以后，就听见喀哧喀哧驴吃草的声音。他忽然想起来了，我是骑驴来的呀！我进庙里去，把我隔墙给扔出来啦！我这驴还在外边哪！想到这儿爬起来往前走了几步，到庙门口一

看，驴还在哪儿拴着哪！哎呀！这地方可不是好呆的，没摔坏哪儿，也没砸着就得算万幸。得了，我赶紧走吧！于是把驴解下来，自己翻身上驴，照驴屁股蛋子上，叭的打了一巴掌。这驴是颠儿颠儿颠儿的走起来了。

冯大爷的意思是骑驴快点回家，没想到自己迷里迷糊、糊里糊涂来到岔路口，走差道了。可了不得啦！奔山里来了。走的全是弯弯曲曲的山道，越走越背，越走越疹得慌。尤其是深更半夜，有狼嗥虎叫，最难听的是在森林里夜猫子叫唤，听起来确实刺耳。哎呀！坏啦！我是让人家给摔晕了，怎么又走错道了？这是怎么说的呀！自己这头发根儿，喇了一下，全立起来了。这时就看前边影影绰绰好象有个灯火人家。得了，别管怎么样，我呀先找个地方投宿吧！等明天天亮再早行，也就塌实了。冯大爷心里暗自想，幸好就是我呀，换别人今儿非吓瘫了不可，这是闹着玩的嘛！顺着这个灯光往前走，工夫不大，到跟前一瞧，有一所大宅院。这人家门口挂着两盏灯，宅子不小，虽然深夜时间了，借着灯光一看，门口有上马石、下马石、拴马桩，门口两旁，一边有四棵龙爪槐。挺大的黑门，高台阶。得了，我不走了，就在这儿啦！想到这儿，他翻身下驴，把驴拴在门口的大树上，走上前去叭叭叭一打门。里边有人答应：“谁呀？”“我。”“你？找谁呀？”“哎呀，实不相瞒，我是行路之人，夜晚之间迷失了路途，打此经过。麻烦您啦！我想在您这儿投宿半宵。”“投宿？你是哪儿的？”“我呀？小生是广平府的人士，我姓冯是个念书之人。”“噢，你还是个念书人，深更半夜的你怎么上这儿来啦？真是！你等一等啊！”里边答完话之后，就传出了一阵脚步声，越走越远好象是到里边回禀去啦。工夫不

大，门分左右，打里边走出一个年轻的仆人，赶紧把驴从树上解下来往里边就拽。把驴牵到里边找个地方拴好，是该饮饮、该喂喂了。另外又出来一个老家人。这老家人岁数可不小了，冲着冯大爷哈哈一笑：“原来就是你呀！”“是呀！小生是个读书之人，夜晚失迷路途打此经过，请您行个方便吧！”老人说：“啊！你先等一等，一会儿有人来问你。”

又呆了会儿工夫，打里边走出来一个妇女，年纪就在四岁左右。把冯大爷让到了门房，前前后后盘问了一番。问姓什么？叫什么？在哪儿住？……全都问清楚了以后说：“您先在门房呆一会儿，等我到里边先去回禀一声。”工夫不大出来说：“来吧！冯大爷跟我往里请！”冯大爷随后跟着往里走，喏！好家伙。穿过头道门进了二道门，一看是个大三合院。北房五间，是戏子风灯一边挂着四个，屋子里是明灯蜡烛。这个中年妇女一直把他领进上房屋内，让了个坐位。冯大爷刚坐下工夫不大，就听有人高声喊嚷：“郡君到！”冯大爷一听，什么？郡君到！不知是怎么回事。再往外一看，前边四个小丫环，手里拿着纱灯。后边四个小丫环，手里提金锁提笼，上边是香烟缭绕。最后是两个小丫环搀扶着一个老太太，从走路的样子来看，这老太太少说也得有七十多岁了。这么大年岁，满头的首饰，身穿一件黄缎子长袍，上绣团花朵朵。小丫环搀扶着老太太走进屋来，入了正座，丫环两边一分左右站立。冯大爷这会还真透着聪明，赶忙站起来往前赶上一步。口称：“郡君在上，小生这厢有礼！”郡君当时笑了笑：“哈哈！快起来吧！孩子，你姓冯是不是呀？”“是呀！”“嗯，你是不是冯云子的孙子呀？”“小生正是。”“好哇，这么说你也不是外人，你是我的

外甥孙呀！”冯大爷一听，当时也愣啦！啊？这老太太合着是我舅姥姥，我是她的外甥孙子。嘿，有意思。活这么大，深更半夜哪儿又出来个舅姥姥哇？想到这儿就说：“郡君，实不相瞒，我父母故去的早，跟随祖父长大成人，亲戚之家，十有九家没到过。究竟咱们是怎么一门亲戚，还得求您指教。”“啊！孩子！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啦！哈哈！”冯大爷一听这句话，当时也就不好再问啦。就这样跟老太太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全都默默无言。停了半天，老太太先说话啦：“外甥孙，你怎么深更半夜到我这儿来了？”“这个……。”冯大爷心想：得了，我也别瞒着啦！就把所经过之事说了一遍。老太太一听：“噢，原来如此。哎，我怎么不知道他们家会有这么好的闺女呀？”这时在旁边有个丫环搭茬了：“郡君，庙里他们那家不是姓辛吗？他们家的姑娘可不少哪，他们一共有十九个姑娘。但不知道冯大爷所要聘的是哪位姑娘？”冯大爷说：“我不要别的，我要的是早晨起来看见的，晚上在庙门口站着的那个穿大红坎肩的姑娘，年纪也就在十六、七岁。”旁边有个年长的丫环说话了：“噢！冯大爷您所看上的是辛家的十四娘。”郡君说：“十四娘？什么样呀？我怎么不知道哇！”那个丫环说：“郡君，您可真是健忘呀！您怎么会不知道哇？在今年三月的时候，您的生日，又是您的八十整寿。这十四娘跟随她的母亲，不是到这来还给您拜寿来哪！”“到这儿来给我拜寿？啊，想起来啦！穿一双莲花瓣高底鞋，里边还装上了香米。一走道儿咯得儿咯得儿响，走过去还带香味儿。还用一块细纱蒙脸，是不是她呀？”“就是她呀！”“哎呀，说的就是她呀！不错，不错。这姑娘还真会打扮的，挺能哄人的，长得还真够苗条的。那就是辛